



【浮世绘】

## 乌金巷的理发师

□安宁

去旧城区的乌金巷做头发，一进门就看到理发师小陈正边打电话边哭。一个卖保险的女人尴尬地坐在一旁，替小陈叹着气。我看了看，没跟已经泣不成声的小陈打招呼，扭头出门。到对面的阿三油煎店吃饭。

饭菜难吃，倒是听见哄着三岁女娃的老板娘不停地接着外卖订单。一帘之隔的厨房里，大约是她丈夫的男人，正将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作响。整个饭馆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窗外的乌金巷有些冷清，好像人们已经提前回家过节，就连空气里都荡漾着一丝孤独。

草草吃了几口，就又回到小陈的理发店。她已经哭完，眼睛红肿，原本就粗糙暗沉的皮肤，因为睡眠不好，眼袋愈发地下垂，仿佛那里挂满了她在人间的苦楚。卖保险的女人大约觉得这不是一个推销的好时机，讪讪地说了几句废话，就起身离去。

我直截了当问小陈：给谁打电话，哭成这样？

她的眼泪再次像开了闸的洪水，汹涌而出，并用提高八倍的似乎要把整个理发店都掀翻的声音颤抖着控诉道：“我大嫂太过分了！我弟弟得癌症快要死了，当初大哥大嫂动不动就跟着弟弟要钱，有数的欠了10万块，没数的几百上千，加起来不知有多少！可是现在，弟弟因为没钱买药，我让他们汇钱，我从呼和浩特买药回去，结果我大嫂直接说没钱，又说弟弟自己有钱不治病，怨谁呢？他们就是这么狠心！如果我弟弟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会怨恨他们一辈子，再不跟他们来往！”

我直接骂小陈：你能不能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，再管别人？他们的关系怎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二十岁来呼和浩特的，现在四十岁了，一分钱没存下，一间房子没买下，一个好男人没找到，开个理发店却越开越偏僻！我要是你，早就存下三套房，租下一个大理发店，雇人理发当老板了。难道你还没看明白，一切都是钱的事？你如果有钱，直接拿出钱来给弟弟买药，现在还会跟大哥大嫂纠结这些破事？你知不知道人过于善良，有时就是笨、傻，就会被人欺负啊？

小陈终于被我骂得停止了哭泣：“我的钱刚刚拿去交了店铺租金，一分都没有了。你说得对，都怨我太笨了，找了一个又一个男人，可他们都在花光我的钱后离开了我，现在我再也不恨他们了，只恨自己那时太傻……”

两个人一时间找不到话说。一个男人打电话过来，问小陈吃饭了没有。小陈冷冰冰地说忙，便啪一下挂断了。我问，又有人介绍新男朋友给你了吗？她说不是，她交了几百块钱的年费，在相亲网上找的网友，还没有见过面，只知道这个人在呼和浩特打工，每个月三千块钱工资，在老家县城有一套房子、一个车库，但卖了也就值二十万。她觉得不靠谱，淡淡地先聊着。我说千万别相信网上的男人啊，她说她也不信，可是因为好朋友莎莎在网上找了一个好男人，已经结婚生子，而且男人有一份月入八千元的正式工作，还有房子，父母在三亚也有房产，她就怀着试试看的态度，也去注册了一个号。不过莎莎也是在网上了10年才碰到这样一个好男人，算是万里挑一，剩下来的估计也没什么好的了吧？

无意中又聊起她的腰椎病，问好一些了没有。她突然兴奋地向我推荐一种传统疗法，虽然说不出名字，但据说不管什么病，吃半年药肯定好，而且连听三天课，病就会好大半。她当初带弟弟去听课，听了三天，病就感觉好了许多。我笑她：那是吃的药在起作用，不是听课听的，如果病都这样好治，还要医生干什么？

“不，真的有效，我开始也不相信，但我周围好多人都听课听好了……”

我知道小陈有陷入虚假宣传的麻烦，便叹口气劝告她：“小陈，千万别再相信这些骗人的把戏了，你要努力攒钱，学会好好爱自己。至于爱情和婚姻，暂时不要勉强，人生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

小陈看看窗外冷寂的街巷，低声回复我说：好吧。

做完头发出门，已是晚上10点。夜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，但我希望某一天，会有那么微弱的一颗，照亮小陈深巷中隐匿的店面，照亮她的人生。

【有所思】

## 中年的凝视

□李晓

越来越喜欢往山上走。离城十多公里外，有绿海连绵的大山，向我发出一波一波的脉冲。大山上有树，哨兵一样的凛凛阵列，香樟、泡桐、槐树、黄杨、黑荆树、松柏、椿树、榕树、柳树的大家族，在山上和睦地相处。去山上的次数多了，树与人，似乎彼此之间有了灵犀。每逢我去山上，枝叶摇曳多姿，婀娜起舞，感觉似在集体跟我打招呼，我的内心就会被漫山的深绿浸透，在冥想中活成了植物的神态。

几年前看过一篇报道，有人曾做过研究，说植物也是有情感的。他在家中养了两盆绿植，对其中一盆每天柔声细语地说话，对另一盆绿植则每天恶言恶语。两盆植物发生了奇怪的变化，被温柔对待的那盆植物生长得郁郁葱葱，被咒骂的那盆植物似乎失去了自信心，很快枯萎了。看这篇报道的那年，正是我诸事不顺时，心里总是多了对命运的抱怨。这篇报道给了我启示。在命运迁徙的河流中，我把心态尽量置于柔和放松的境地，多多体谅他人的艰辛不易，反省自身杂念与欲望困顿中的肉身缺陷，河流浩荡中，河床拓宽了。

也就是那一年起，我开始喜欢去山中看树。每一棵树俨然都是立于大地之上的一个人。我深深地对树们凝视，完成自己的精神自愈。特别是一些盘踞在山中的老态龙钟的大树，它们与我有亲人一样的感觉。看到它们铠甲一样的层层树身，我总忍不住摸上一把，掌心全是树上苔藓，让我想起老去的亲人们皮肤上的老年斑。

这些年，像这样对树安静凝视的时间已不多。望着手机屏幕的时间，是望星空时间的数倍。每天在微信群、朋友圈里幽然一样出没，于不断窥探他人晒出生活的蛛丝马迹中莫名生出空虚与焦虑。在网络碎片化浏览的磨磨蹭蹭中，一天的时间就成了指间漏掉的沙，人变得懒散无根。

网络有时也是诞生表演的场地。一位友人，一年之中从没一句单独问候，但在一个群里却屡次邀请我到哪里聚聚，引得群里“众亲”一片点赞。同样，我也给不少群友机械性、强迫性地点赞，担心一旦不点赞，彼此关系就会生疏。最后却逐渐在网络格式化的点赞中，失去了生活中有温度的交往。不少亲戚也是如此，平时在微信上打招呼，发一些网络上的表情符号，冲淡了往日亲亲热

热来往的纯朴感情。

人心浮躁的时候，在大自然那里或许可以得到补偿。凝视一棵树，全身涌流着汁液水分，树在俯首向心，养育自己的根，根上有水，供养着一棵树。

在川流不息的人生里，其实每个人都是以一棵树的姿态在独立生长。根须触着根须，那是我们在人世间的牵扯牵挂。

我凝视那些让我牵肠挂肚的“树”。

84岁的父亲，被自己的肉身困陷在沙发里。因为严重的痛风症，脚踝上长满了痛风石，行走不便带来的痛楚，让父亲愈发寡言，与母亲整日在默默无语中彼此陪伴，白天盼天黑，天黑盼天亮，有时困倦之中突然嘟囔一声：没啥意思了。有天我去看望他，见父亲怀抱着一本老影簿痴痴凝望，眼神迟缓移动，目光幽蓝深沉。他往往就靠这样翻看老照片的动作，打发一天慢吞吞的光阴。见我去了，父亲指了指一张照片示意我看，那是我7岁那年的夏天，去县城父亲所在的机关，在一家叫做“红星”的照相馆里拍摄的。照片上的我，白衬衣的扣子一直扣到颈上，木讷表情中似乎还有着对人流熙熙的县城的不适。我与父亲对坐，一时无话可说，他突然烦躁地挥挥手：你走吧走吧，来看我干啥啊？我冲动之中起身，准备真的就走了。开门后，回头望见父亲歪过头，正可怜巴巴地望着我。那一瞬间，我望见往日威严的父亲逐渐变得跟老太太一样和善慈悲的面容，皮肤松弛下垂，目光呆滞。我又转身坐了下来，说：爸，我们聊聊。我看见父亲浑浊的眼里浮起了一层光。

父亲，还有老去的亲人长辈，就是这样一棵棵日益老去的树。岁月里的风雨雷电，铭刻在那些布满沧桑年轮的树身上。

友人老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爸爸最怕死》。今年54岁的老周，有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。老周说，一旦自己和妻子走在儿子前面，儿子又该如何去面对人世？我偶尔去老周家，看见老周就那么长久凝视着做着各种怪表情的儿子，爱怜的目光仿佛要把儿子融化进去。老周就是家里遮风挡雨的一棵大树，还在护佑着他心里的那棵小树。

中年岁月，人间万物，请给我凝视的时间。凝视过后，我懂得该做什么了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退休以后

□丹萍

我一直劝大家，不要学我这么早退休。不管工作有没有前途，只要公司没垮，就好好干下去。如果垮了，就换一家好好干下去。

工作压力确实大，但没工作，压力更大。比如我这个退休女职工，早上遛狗就超有压力。如果6点出门，就会遇到锻炼的阿姨，她说，“你看你多好啊，早上起来还能运动一下，我女儿女婿还在睡觉，太累了，每天都加班。”离开电梯时，她还要回头和我说一句，“我不愿意他们这么拼事业。”

如果想不遇到阿姨，再晚点儿呢，就会遇到上学的小孩。他们看见狗狗就想和它玩，出了电梯还一直围着它转，我会鼓励他们摸摸狗狗的头。没摸两下，他们的妈妈就会说，“快走快走，我可没时间（像那位阿姨那样）陪你们磨蹭。”

如果再晚点儿，年轻的邻居们就陆续出门上班了，电梯里全是拥挤的人和香水味。我就觉得自己穿着里里外外的家居休闲服，特别不配和大家挤这个时间的电梯。

这种不配感无处不在，比如周末出去玩也会觉得不配。周六在植物园拍黄风铃的人比树上的黄风铃花还多，我觉得，既然自己周一也没事，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和大家挤呢？错峰消费，让有工作的人先拍不好吗？

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去挤占资源，我似乎总在周末才有时间出去玩，因为身体是有记忆的，虽然我不上班，但我的身体还在按照工作时间执行着作息。一到周末，我就想放松一下，虽然周一到周五也并不紧张。只是周一到周五如果过得特别放松，我会有点负疚感，只有周末，我才开心得很放心。

平时一开心，我就要花点时间回忆自己的辛苦，作为理应享受当下幸福的证明。事实上，我不找证明，别人也会要求我找。比如我想买房子，银行要求我证明我的首付款是自有资金——怎么证明呢？比如可以用我近半年的收入来证明。可我这半年没有收入啊。我想，我曾经连续四年是报社的先进工作者，连续九个季度是公司考核的第一名，这些数据不能证明，我通过漫长的职业生涯，已经挣出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呢？

退休之后还会有一些问题好难回答。刚才我去连锁快餐店吃雪糕，快餐店改善了自己的服务，以前雪糕第二个半价，但一个人吃不掉两个，只能两个人分着吃，现在他们允许把第二个半价雪糕存起来，下次再吃。可见人是多么孤独啊。

刚才我去消耗我的第二个雪糕归来，邻居问我，“刚下班？”我想说，我退休了；我去吃雪糕了；我没有下班，不是没下班，而是没有上班。但在电闪雷鸣的一瞬间，这样回答容易显得过于认真，搞不好会打乱打招呼的节奏，害得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。我只好说：哎呀，你的裙子很漂亮。

还有个问题就是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很忙，但又很难描述。比如我今天一天都在查东北虎的资料，还有代餐减肥究竟是不是智商税。还有就是找几个朋友，向他们了解某购物平台上的进口商品为什么会便宜。大家说，你在忙什么？你是在采访吗？要写稿吗？我说不是啊，我早就不做记者了。他们就会很疑惑：那你为什么问这些？我说我就是单纯想知道，我就是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，这和旅游、看书、外太空探险都是一样的啊。

他们又问，那你了解世界是为什么呢？我只好说，我想了解保税区的政策，我想了解进出口的流程，我对跨境电商这块业务仍然非常看好，如果能够用新渠道和新技术满足用户需求，势必还有一波机会……这样说，大家才放心了。

退休，心好累。